小　　引

波斯詩人莪默·伽亚謨（Omar Khayyám），他的生日，迄今沒有人知道，大概是生在十一世紀的后半。有人說他死在一一二三年，但是也不大的确。他的故乡是在可拉商州（Khorassán）的納霞堡（Naishápúr）。可拉商州在波斯的极东，为亚細亚大陆所拥抱。气候温和，土地丰美，适于农业。棉花的栽培最盛。棉織物、絹、呢等类自古馳名。更产突厥玉和其他諸种宝石。納霞堡是州的首府，位于州之北部，在莪默当时，是波斯文化的中心地点。

莪默的姓，伽亚謨(Khayyám)，意思是"天幕制造者"(Tentmaker)。有人以为莪默必然是靠着制造天幕过活的，所以用"天幕制造者"为詩人的雅号，考威尔教授（Professor Cowell）和費慈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便主張这一說。这

种雅号通行于波斯詩人之間，如阿塔尔（Attár）意为"葯材师"，阿塞尔（Assár）意为"榨油者"之类。有人說恐怕是他的父亲的职业。又有人說，詩人幼年所住的学校有点贵胄的性质，制造天幕的人或其子弟沒有入学的希望，阿拉伯族中有伽亚謨族，以制造天幕为业，我默的祖先恐怕是从阿拉伯迁入波斯的。

詩人幼年所住的学校便在納霞堡。据他的学友尼訾牟(Nizám al Mulk)的記录，当时有一位最大的哲人野芒(Imám Mowaffak)在納霞堡教书。那就是他們的老师。尼訾牟的父亲遣尼訾牟来就学，尼訾牟在这里遇着两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一个是奔沙伯(Ben Sabbáh)，一个就是我默·伽亚謨。尼訾牟是图司(Tús)的人，奔沙伯是阿里(Ali)的人，我默是納霞堡的本地人。他們讀的是"可兰經"，研究的是古代傳說。有一天他們三人相聚，霍山(Hasan，即奔沙伯)向尼訾牟和我默說道："世間一般的信仰，都說野芒先生的弟子会得到幸福（当时的信仰，凡讀"可兰經"及古代傳說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如我国以前讀五經三

傳之类），但是我們假使不能都得到幸福的时候，我們会怎样来互相帮助？”尼訶牟和莪默答道：“随便怎样都好。”霍山便說：“那末我們大家应該发誓：无論幸福落与誰人，都应得均分，不能专享。”尼訶牟与莪默都同意了。后来尼訶牟做了官，竟做到当时的教王阿尔士朗(Alp Arslán)的宰相。

尼訶牟做了宰相之后，他的两个旧友来訪他。尼訶牟請于教王，給了霍山的官职。霍山嫌升进太迟，他把官职丢了。后来竟成了专好杀人的一种宗派——依时美良派（Ismailians）的首領。他在一〇九〇年占据了里海南岸山国中的阿拉牟提城(Alamút)，十字軍时有名的“山中老人”就是霍山。尼訶牟后来也是被他刺杀了的。詩人阿塔尔叙尼訶牟将死时說道：“啊，大神喲！我在风的手中去了。”——这正和莪默詩“来如流水，逝如风”句(見第二十八首)相类。

莪默去訪問尼訶牟宰相的时候，他不要官职，只向他說道：“你能給我最大的賜与，便是在你的福庇之下，使我得到一个清淨的地点安居，我要开展科学的利益，并祝你福寿康宁。”宰相便从納

霞堡的財庫中每年贈他一千二百密（Mithkál）的年金。

我默住在納霞堡一直到死，一生之中忙于各种知識的探求，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識更特别丰富，是当时的权威。在馬利克夏（Malik Shah）教王时，他得过大量的賞賜。改正蔣牟西旧历的时候，他是委員八个学者中的一人。改正后的新历名叫雅拉里历（Jaláli），从一〇七九年三月十五日起施行。据英国史学大家吉朋（Gibbon）的批評："时刻的推算比鴞良历（Julian Calendar）精确，和格利果良历（Gregorian Style）相近。"他又做了些天文圖譜，做了部阿拉伯文的代数。

詩人的生活，我們所能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关于他的临終另外有种傳說，是从他的弟子撒馬尔干的寬雅（Khwájah Nizámi of Samarcand）傳出来的。寬雅說："我常常和我的先生我默·伽亚謨在一个花园中談話；有一天他对我說，'我的坟墓所在的地方，北风会吹薔薇花来复罩。'他所說的話，我覚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他的話不是沒有意思的。几年之后，我偶尔去訪問納霞堡，我

走到他长眠的地方，啊，奇怪！那恰在一座花园之外，果木带着果实把它們的树枝从园墙伸出；花片飞在墓上，墓碑是埋在花里。”——这种美化了的傳說，恰合于詩人的永眠；正如李太白之死，人以为捉月騎鯨而去；印度詩人伽毗死后，尸化为白蓮（見泰戈尔用英文譯出的“伽毗的詩一百首”的序傳）。但从这个傳說我們可以知道莪默有他的弟子。有人說他也在納霞堡教过书。他是死在尼趾牟之后。(以上的叙述大抵取材于費慈吉拉德的“波斯的天文学家兼詩人莪默·伽亚謨”)

莪默的詩，在他本国却不大出名。他的“魯拜集”（Rubáiyát，四行詩集），据費慈吉拉德所說，原文有四五种，各种所含首数也各有不同，少的百五十八首，多的五百一十六首。費慈吉拉德开始把它譯成英文。費慈吉拉德以一八〇九年生于英国塞福克州(Suffolk)的布瑞費尔德(Bredfield)。父姓本是蒲舍尔(Purcell)，父死后，改依母姓。薩克雷(Thackeray)、托姆孙(W. H. Thompson)、丁尼孙（Tennyson）等是他生平的好朋友。他爱花，爱音乐，爱舟游。使他永垂不朽，和莪默·

伽亚謨之名相联如双子星座的，便是他的“鲁拜集”的英譯。他死于一八八三年。

費慈吉拉德“鲁拜集”的英譯，是一八五七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一版只是一种薄薄的小册子，沒有記名。出版者倫敦卡里奇(Quaritch)书店把它丟进四辨士均一的书摊格子里，甚至減价到一辨士，也沒有人要。一八六〇年罗舍蒂（D. G. Rossetti）首先发見了这部譯詩的好处；接着斯文邦（Swinburne）、何通爵士（Lord Houghton）也极力称贊，一直到一八六八年又才出了第二版。其后七二年、七八年，出了三版、四版。第一版只有七十五首，第二版最多，有一百一十首，第三、四版一百零一首，次第和語句都有些不同。我这里所譯的是他的第四版。第一版我在亨利·紐波特(Henry Newbolt)所选的“英国詩文鈔”里看見过，第二版我看見过竹友藻风的日文譯本，只有第三版我还不曾看見过。

“鲁拜集”(Rubáiyat)的原名本是鲁拜(Rubai)的复数。鲁拜这种詩形，一首四行，第一、第二第四行押韵，第三行大抵不押韵，和我国的絕詩相

类似。"鲁拜集"的英譯，在費慈吉拉德之后，还有文費尔德(E. H. Whinfield)、柔耳(N. H. Dole)、培恩(J. Payne)等人的譯本，对于原文較为忠实，但作为詩来說，远远不及費慈吉拉德的譯文。原文我不懂，我还讀过荒川茂的日文譯品（見一九二〇年十月号的"中央公論"），說是直接从波斯文譯出的，共有一百五十八首。我把它同費慈吉拉德的英譯本比較，它們的內容几乎完全不同。但是那詩中所流貫的情緒，大体上是一致的。翻譯的功夫，做到了費慈吉拉德的程度，眞算得和創作无异了。

我的譯文又是英文的重譯，有好几首也譯得相当滿意。讀者可在这些詩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郭沫若

魯拜集

1

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
暗夜从空中逃遁，
灿烂的金箭，
射中了苏丹的高颅。



2

朝昧的幻影破犹未曾，
茅店內似有人的呼声，
“寺院都已扫淨了內堂，
托鉢人何犹門外打盹？”



3

四野正在鸡鳴，
人們在茅店之前叩問——
“开門罢！我們只得羈留片时，
一朝去后，怕就不再回程。”



4

新春苏活着旧时的希望，
使沉思的灵魂告了退藏，
退到那树枝上露出"摩西的白手"，
耶稣从地底叹息的地方。



5

夷朗牟的花园已和薔薇消亡，
蒋牟西的七环杯誰也不知去向；
但有瑪瑙般紅仍从葡萄破綻，
水畔的花圃处处都是落英。



6

大卫的歌唇已鎖；
黃鶯儿用着毗勒危語高歌，
“葡萄酒，葡萄酒，紅的葡萄酒喲！”
把薔薇花蒼白的臉儿唱酡。



7

来呀，請来浮此一觴，
在春阳之中脫去忏悔的冬裳：
“时鳥”是飞不多时的——
鳥已在振翮翱翔。



8

莫問是在納霞堡或在巴比倫，
莫問杯中的是苦汁或是芳醇，
生命的酒漿滴滴地浸漏不已，
生命的綠叶叶叶地飄墮不停。



9

君言然哉：朝朝有千朵蔷薇带来；
可是昨朝的蔷薇而今安在？
带来蔷薇的这初夏之季，
也使蒋牟西、凯科白提一去不回。



10

去休，听随他們去休！
凯科白提大帝、凯科稣尔于我何有？
查尔、鲁士图牟听随他們酣战，
霍丁牟招赴欢筵——也不用管。



11

請来呀，請来随我沿此平蕪，
这儿一边是荒原，一边是耕土，
囚奴与苏丹的名分到此消亡——
尽他穆罕默德安坐在黃金座上!



12

树蔭下放着一卷詩章，
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
有你在这荒原中傍我欢歌——
荒原呀，啊，便是天堂！



13

有的希图现世的光荣；
有的希图天国的来临；
啊，且惜今日，浮名于我何有，
何有于远方的鞚鞳的鼓音！



14

請看周遭的燦綴的薔薇，——
她說道："我笑着开来世里，
一朝我的錦囊破时，
我把囊中的錢財散滿园地。"



15

有的节谷如金，
有的掸金如雨，
玉女金童身归大梦，
墓又为人掘启。



16

人所系心的現世的希望易灰，
或則一朝繁荣，而又消毀，
比如那沙面的白雪，
只揚得一两刻的明輝。



17

天地是飘摇的逆旅，
昼夜是逆旅的門戶，
多少苏丹与荣华，
住不多时，又匆匆离去。



18

薛牟西宴飲之宮殿
如今已成野獅蜥蜴之場；
好猎王巴朗牟之墓头，
野馴已幾不破他的深梦。



19

帝王流血处的蔷薇花
颜色怕更殷紅;
花园中的玉簪儿
怕是植根在美女尸中。



20

这河唇的青青春草
我們在枕之而眠——
輕輕地莫用压伤'它罢!
那怕是迸自美人的唇边!



21

啊，愛人喲，請再浮此一觴，
解除昨日的后悔，明日的愁腸；
啊，明日呀！明日的我呀，
許已同七千岁的生前一样。



22

往日的良朋，多少是貌美身强，
潑潑的时辰把他的葡萄压成酒浆，
他們只飲得一杯，或者两杯，
已次第地进了那长眠的墜壙。



23

穠花被滿了他們的华堂，
我們正尽情地在此欢暢，
我們又将要入土长眠——
我們的尸骸呀又将替誰作床？



24

啊，在我們未成尘土之先，
用尽千金尽可尽情沉湎；
尘土归尘，尘下陈人，
歌声酒满——永远不能到九泉；



25

有的在今生棘忧，
有的又希图来生成就，
车也卿自“黑暗的钟楼”宣告：
“愚人哟！ 报偿是无处可求。”



26

伊古以来的圣哲，
慣会說現世与天堂——
一朝口被尘封，自嘲莫解，
同那江湖的預言者流一样。



27

当我在青春时分，
也曾热訪过博士圣人，
炎炎的偉論听了多回；
可我依然出来——由那原徑。



28

我也学播了智慧之种，
亲手培植它渐渐葱茏；
而今我所获得的收成——
只是“来如流水，逝如风。”



29

飄飄入世，如水之不得不流，
不知何故来，也不知来自何处；
飄飄出世，如风之不得不吹，
风过漠地又不知吹向何許。



30

請君莫問何处来?
請君莫問何处去!
浮此禁觴千万鍾,
消沉那无常的記忆。



31

从地心升到第七天門，
升到土星座上高坐，
沿途解釋得无数的哑謎；
人生的大哑謎却可猜推不破。



32

此处是无鈅之門;
此处是窺不透的帷幕;
有的在暫时地呼帝呼神——
少时間已不聞我我汝汝。



33

大地不能言；披着紫衣的海洋
只是哀哭她見弃了的主上；
滾滾的太空，連他十二宮的星辰
隱現在晨夕的衣袖內也不作声响。



34

我便去叩問那帷幕后的"我中汝"，
举起我的两手求灯照我暗途；
我听見有声如自外来——
"汝中的我呀乃是盲瞽！"



35

我便俯就这土瓶的唇边，
想探詢我生命的幽玄：
唇儿对我的唇儿默默道——
“生时飲罢！ ——死去不可复还。”



36

幽幽对語的这个土瓶
是曾生在世間，曾經痛飲；
啊！我今亲着它的唇边，
不知它又曾授受了多少接吻！



37

忆昔我紆徐踏塗，
曾見过陶人搗土；
土中有微弱的声音哀叫——
“輕輕罢，朋友，輕輕地搗！”



38

君不聞，自古有口碑流傳，
人类是造化之所摶埏？
人类的代代生生
都是由粘土造成。



39

从杯中奠洒一滴酒珠，
会潜入那地底的深处，
地底有死者的双目难瞑，
目中的焦火犹可借以消除。



40

郁金香从沙中仰望；
承受着夜露以备朝觞，
你也請举起杯来痛醉，
醉到玉山倒地——如象空杯。



41

莫再为人神的問題播弄，
明朝的忧虑付与东风，
酒君的毛发軟如松絲，
請用你的指头替他梳理。



42

倘若你把酒压唇，
融没在无始无終的梦境——
你可知今日犹如昨日，
明朝也是如今。



43

懦若那幽暗的酒乡仙使
相遇在河水之濱，
举怀邀你鲸吞
——你可莫用逡巡。



44

倘若你魂能离壳，
赤裸地凌虚御风，
常在这泥骸中被脚踏践——
宁非是耻辱重重？



45

苏丹往死境去巡狩，
天幕内曾作一日的勾留；
黑暗的"匪拉虚"待到苏丹起时
把天幕卷来又为他人建起。



46

啊，“存在”纵闭锁了你我的生存，
莫忧尘世中便会没有生命，
我辈是酒樽中的泡沫，
永恒的“醵客”彼将斟了又斟。



47

你我纵通过了帷幕之后，
啊，世界是永远存留，
你我的来而又去——
大海里抛了个小小石头。



48

一剎的羈停——瞬时的吟味，
吟味这荒漠中的泉水——
哦！快飲喲！——幻影的队商
才从"无"中来，已經到了"无"际。



49

朋友喲，你要去探此秘密，
花費你宝貴的光阴——快請探去！
眞与伪之間儿不容发——
試問呵人生是何所依据？



50

真与伪之間几不容发;
只有一个"阿里扶"可为导引,
——只要你能够寻得'它时——
会把你引到"宝室", 乃至"真君";



51

眞君冥冥兮周流八垠，
速如流汞兮消汝苦辛；
白月至魚兮万汇賦形；
万汇毀变兮眞君永存；



52

一瞬显現兮瞬卽深藏，
舞台周遭兮黑暗无光，
彼自登場兮彼自观賞，
自作消遣兮为乐无疆。



53

假使探之不能，在这无情的地上，
你瞻仰着那永不开門的天乡，
今日你还是你时，你可观瞻——
明日你已不是你时，你又怎样？



54

啊，請莫用濫費了你的时辰，
也莫用追求那彼是的空論；
与其凄切地追求苦果，虛无，
何如呵与这肥甘的葡萄共命？



55

朋友們喲，你們是知道的，
我家中开了个盛大的欢筵；
我休了无育的“理智”老妻，
娶了“葡萄的女儿”来續弦。



56

是与非是虽用几何可以証明，
上与下虽用名学可以論定，
人所欲測的一切之中呀，
除酒而外，我无所更深。



57

啊，人們說我的推算錯誤，
我曾經把旧历的岁时改正——
誰知道那只是从历书之中
消去未生的明日和已死的昨晨。



58

在日前，茅店之門未閉，
黃昏之中来了一个安琪；
肩膏的一个土瓶，她叫我尝尝；
土瓶里原来是——葡萄的酒浆！



59

葡萄酒呀，你是以絕对的邏輯
說破七十二宗的紛紜：
你是崇高的煉金术士
瞬时間把生之鉛矿点化成金；



60

你是大圣穆罕默德，崇高的教皇。
你驅除尽一切的妖魔魍魉，
那侵入灵魂的恐怖，悲伤，
你用旋风的利剑扫荡。



61

啊酒浆若是大帝之所产生，
誰敢把蜷屈的卷须咒成陷穽？
天賜的福祜，当受的可不受么？
若是禍灾——試問誰为此禍？



62

我若为莫须有的"来世果报"所惊，
或者为"神酒的希望"所诱，
我一定要断此"生命的灵浆"
——但要等待到我死了的时候！



63

啊，地獄之威胁，天堂之希望！
只有一事是眞——便是生之飞逝；
只有此事是眞，余皆是伪；
花开一次之后永远雕亡。



64

奇哉，宁不奇乎？
前乎吾辈而死者万千无数，
却曾无一人归来
告訴我們当走的道路。



65

古代圣哲的宣傳
不过是痴人說梦，
醒后告了同僚，
匆匆又归大梦。



66

我遣我的灵魂通过不可見的世界，
走去繙讀些未來世的文章。
我的灵魂漸漸轉来告道，
“我自己便是地獄，便是天堂！”



67

天堂是心滿意足的幻影，
地獄是心焦在"暗"中的虛影，
我們是才从"暗"中起来，
不久又將要死在"暗"里。



68

我們是活动的幻影之群，
繞着这走馬灯儿来去，
在一个夜半深更，
点燃在魔术师的手里。



69

我們是可怜的一套象棋，
昼与夜便是一張棋局，
任"他"走东走西或擒或杀，
走罢后又一一收归匣里。



70

皮球呵也只有唯命是从，
一任那打球者到处抛弄；
就是"他"把你抛到地来，
一切的原由只有他懂——他懂！



71

指动字成，字成指动；
任你如何至誠，如何机智，
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



72

人称說天宇是个复盆，
我們匍匐着在此生死，
莫用举手去求他哀怜——
他之不能动移犹如我你。



73

最初的泥丸捏成了最終的人形，
最后的收成便是那最初的种子：
天地开辟时的老文章
写就了天地掩閉时的字句。



74

昨日已准备就今日的发狂；
明日的沉默，凝视，失望：
欲罢！你不知何处来，何故来：
欲罢！你不知何故往、何处往。



75

我且告你——自从初出世时，
他們把"帕尔温"与"牟虛他犁"，
越过"天駒"的炎屑，
投入了我們尘与魂的定运里。



76

葡萄生了根：将要盘絡着我的存在
——让他"德尔威邪"嘲笑吧；
从我这賤矿之中鑄成一个鈅匙，
可把他在外咆哮的門儿打开。



77

我知道：无论是燃烧于炉
或者是激怒灼焚我身，
在这茅店内能捉得一闪"真光"，
比在寺院中出家的优胜。



78

甚么話喲！从沒感覚的“无”中
激发出一种有意識的“有”，
咒詛这禁断了的欢乐为枷，
若是破了戒时，便要受罪不宥！



79

甚么話喲！造物借烂鈇于人，
归还借債时要人偿以純金——
这是几时定下的合同？——
啊，这种交易是太不公平！



80

啊，你呀，你做些陷阱蹄筌
阻塞着我徘徊的路徑，
你不是四处散布魔障，
待我陷落后又加上我以罪名！



81

啊，你呀，你用劣土造人，
在乐园中你也造出恶蛇；
人的面目为一切的罪恶所污——
你請容赦人——你也受人容赦！



82

餓瘦了的"拉麻桑"
在黃昏的衣被中爬去，
我又独立在陶人小屋中，
环繞着一些土盂。



83

种种品类规模的形状，
大大小小都站在地面，壁旁；
有的是嘮叨多言；
有的疑在倾听，但总一言不讲。



84

其中一个道——"算的不是徒劳！
我的体质是从泥土塑成，
到头又要被他毁掉，
践成泥土，复归无形。"



85

第二个道——"不会有顽皮的儿童
肯打破他欢饮过的器皿;
他亲手做出了我們的,
不会在日后发怒之中破損。"



86

沉默了一瞬之后，
几个外形更怪的发言；
“世人都在嘲笑我苦窳歪斜：
哼！难道是陶师的手儿颤也？”



87

随后有雄辩的一个小瓶——
怕是"鲧非"之流——奋励一声——
"陶器与陶师何殊——我且问你，
究竟誰是陶师，誰是陶器？"



88

又有一个道，“汝等在胡言妄語：
赫赫我主会把汝等投入地獄，
他边做边打破不幸的土瓶——靜！
他是好人，一切都无可非議。”



89

一个默默地道，“不論是誰做誰买，
我的土質在长久的忘却之中已經干坏。
我只求把亲热的酒浆装滿一身，
我想我可以漸漸地苏活轉来。”



90

土瓶們挨次地在傾談时候，
翹望着一鈎新月窺入窗头：
他們便互相拐着手儿說道：
担脚的肩飾响了！ 朋友！ 朋友！



91

啊，我生将謝，請为我准备酒浆，
生命死后，請洗濯我的皮囊，
請把我埋葬在落叶之下，
間有游人来往的花园边上。



92

我的死灰也要迸出葡萄，
卷須在空气之中高标，
信仰眞理之人路过我时，
无意之間却要被它纏繞。



93

诚哉，我爱了这么久的
偶象們把我的品行坏了：
把我的光荣溺在个淺杯之中，
把我的名聞換首歌儿卖了。



94

诚哉，诚哉，我久已立誓忏悔——
但当我立誓时我是清醒耶非？
渐渐地渐渐地旧春又来了，
蔷薇在我手中时一线的恫心又消。



95

酒呀，你便是我的叛徒，
屡次把我"荣名的衣裳"剥去——
剥去吧，我不解卖酒之家，
何故要换取这半价的敝屣。



96

但是，啊，奈阳春要和蔷薇消亡！
甘芳的青年时代的篇篇要掩闭！
花枝里唱着歌的黄鶯儿，啊，
誰知他飞自何来，又将飞向何去！



97

但只愿那"有流泉的荒漠"
即使曖昧，也請显現一时！
衰弱了的行人可以跳往泉边，
犹如被踐踏的草儿从原中跳起。



98

但只愿有有翼的天使及早飞来
停止这尚未完篇的"命运书稿",
使那严肃的"記书人"另写一回,
不然啊, 就請他全盘涂掉。



99

啊，爱喲！我与你如能串通"他"时，
把这不幸的"物汇規模"和盘攫取，
怕你我不会把它搗成粉碎——
我們从新又照着心愿摶拟！



100

方升的皓月又来窥人了——
月喲，你此后仍将时盈时耗；
你此后又来这花园寻人时，
在我們之中怕有人你难寻到！



101

啊，"醜客"喲！当你象那月儿
在星罗草上的群客之中来往，
你醜到了我坐过的这个坐場
——你請为我呀，祭奠一觴！



注　　釋

第　一　首

苏丹(Sultan)：回教徒之統治者。

第　四　首

"摩西的白手"："旧約""出埃及記"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摩西）說，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癞瘋，有雪那样白。"

此首宜与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城門之前"參讀。

第　五　首

夷朗牟花园(Irám)：波斯名园，如我国金谷园之类，傳言园在阿拉伯沙漠中也門地方。

蔣牟西的七环杯：蔣牟西(Jamshyd，日天子之义)是派西地安（Pishdadian）王朝的第五世。七环杯象七天七星七海之灵杯，为凱科蘇尔所作(參看第十首注)，傳言掌此杯者可知去来今三世。

第　六　首

大卫(David)：古代之善歌者，出于"旧約"。

毗勒危語（Péhlevi)：三世紀至七世紀波斯等地之古国語名。

第　七　首

"时鳥"：即指春天之小鳥，或系以时辰喻作飞鳥之意。

第 八 首

納薛堡(Naishápúr)：已見"小引"中。

巴比倫 (Babylon)：在幼发拉底河畔，古代巴比倫国之首府。

第 九 首

凱科白提(Kaikobád)：波斯第二王統凱亚尼安(Kaianians)王朝之第一君主。

第 十 首

凱科蘇尔 (Kaikhosrú)：凱科白提之孙，破巴比倫，釋放犹太人之被俘虏者即此人。

查尔(Zál)：波斯之英雄。

魯士图牟(Rustum)：即查尔之子，雄武有力。

霍丁牟(Hátim Tai)：东方貴族之一。

第 十 一 首

穆罕默德(Máhmád)：十世紀末叶有名之苏丹。

第 十 三 首

浮名：Cash 是現金，Credit 是債券，Credit 即指第一句的"現世的光荣"，故意譯成"浮名"。

远方的鼓音：宮殿之外的大鼓。——此句是承說上文的天国。

第 十 四 首

此首喻花瓣飄飞之意。

第 十 七 首

此首宜与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并讀。

第十八首

巴朗车(Bahrám)：三世紀至七世紀間薩沙尼安(Sassanian)王朝之君主，好色，造七城以象七天，涂以七色，以美女七人居之，談七种之故事。此处把漁色之意用成田猎去了。

第十九首

此首閒一多君有直譯文，甚忠实，附見于此以供参考。

我怕最紅的紅不過
生在帝王喋血处的薔薇；
园中朵朵的王簪几怕是
从当年美人头上摔下来的。

第二十一首

七千岁：依波特遜夫人解說，波默时代波斯以地球的年齡为七千岁，此詩言到明日身死化为尘土之意。

第二十四首

以上四首，宜与"詩經""山有樞"一詩并讀。

第二十五首

牟也辿(Muezzin)：即鐘楼守，"黑暗的鐘楼"即是不可知的运命。

第三十一首

第七天門：波斯天文学謂第七天即土星天 (Heaven of Saturn)。

第三十二首

我我汝汝：我即人，汝即神。

第三十三首

紫衣：丧服。波斯詩人有向海洋发問者：为何縫紺青之丧服？海水答道：見背于神而哀之故为服丧。余"凤凰涅槃"（見"女神"）一詩中有一节与此頗相类；作时未見此詩，今讀此自叹弗如远甚。

第三十四首

我中汝：指神言。汝中我：指人言。謂人之智力終无解决形而上的存在之希望。

第四十五首

"匪拉虛"(Ferrash)：張解天幕之奴仆；此处喻言造化，或运命之类。——"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詩經"）。

第四十六首

"釀客"(Saki)：波斯語，此言托盞者；喻造化。

第五十首

"阿里扶"(Alif)：阿拉伯字母之首字。即回教至上神阿拉(Allah)之首字。

第五十一首

自月至魚：东方創世論，万有始于月，終于魚。

第五十二首

以上两首只是一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論；頗含嘲笑之意，故变調譯之。

第五十五首

"葡萄的女儿"：即指葡萄酒。

第五十七首

此首本事參看"小引"。意思是历数只在客观的現实上略加界别，于現实流动的本体无所发明。

第五十八首

歌德有"掘宝者"一詩（見本书第 37 頁），內容与此頗相类。

第五十九首

七十二宗：当时伊斯兰教有七十二宗派。

第六十首

以上两首歌頌酒德。李白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可移此作注。

第六十二首

"来世果报"：回教以为今世行禁欲生活，来世得生天堂，有美女与醇酒为乐。反是者則落地獄。

"生命的灵浆"：即指酒。

第七十五首

"帕尔溫"与"牟盧他犁"(Parwin and Mushtari)：前者为昴宿(Pleiades)，牡牛(Taurus)星座中之一群小星。后者为木星(Jupiter)。

"天駒"：太阳也。此首乃占星术上之智識，太阳所在之处，定人命运之吉凶。上举二星均在黃道上。

第七十六首

"德尔威邪"(Dervish)：回教之托鉢僧。

第七十八首

有意識的"有"指宗教家所奉仰的有受想行識的人格

神。

第八十首

"你"即指上帝。此首和下首都是讽刺上述之詞。

第八十二首

"拉麻桑"(Ramazan):回教之斋月。此月凡信徒皆洁斋断食。此句言九月已去之意。自此首以下关于土瓶数首，在第一版中别为一組，名"Kuza Nama"。陶人制器的喻言，外国文字中多見，請參看"新約""罗馬人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

第八十七首

"蘇非"(Sufi):波斯学派之一，主張汎神主义。此章讽刺最明显。

第八十八首

此首讽刺宗教家。

第九十首

此首初譯于心不安，改譯如此；但不知肩飾(Shoulder-Knot)究指何物。肩飾是西人礼服上用的，波斯的脚夫当然不会穿西洋礼服了。初稿意譯为"扁担"，以其形似，但亦嫌其不文，故今直譯以存疑。

第九十五首

末二句直譯当为"我不解卖酒的买甚么东西有他卖的貨物一半貴重"。